



少年英雄柏惠爾

古巴列夫 著
王石安 譯

文化工作社

目 錄

第一章	莫名其妙的憤怒	一
第二章	父親的糖果	一二
第三章	林中的搏鬥	二五
第四章	驚人的一晚	三七
第五章	夜裏的客人	五二
第六章	小門上的鎖	六四
第七章	秘密的信	七一
第八章	營火旁	八二
第九章	祖父院子裏的黑影	九三
第十章	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	一〇三

第十一章	母親身旁·····	一一二
第十二章	前線寄來的信·····	一一六
後記·····		一二三



第一章

莫名其妙的情緒

雅科夫的牙齒，不知道是因為晚上冷，還是因為恐怖的緣故，在不住地打顫。他沿着林中的小路，畏畏縮縮地跟在柏惠爾的後面走着，不時朝四面驚惶地張望，老這樣想：要是有狼的話，那怎麼辦呢？也許不要緊，據說，在夏天，狼是不侵犯人的。可是，假如突然跳出一條瘋狼來

呢？那就有點……。

柏惠爾赤着一雙腳，在暮色中揮着裝着魚的繩子，急急忙忙只顧大踏步走去。雅科夫吃力地跟在他的後面，嘴裏咕嚕着：

「真是個冒失鬼，真是個冒失鬼！」

雅科夫是一個矮胖子、動作遲慢。而柏惠爾呢，却是那麼瘦削，舉動靈活，而且又長着兩條長腿——他在村子裏比誰都跑得快。不信，你跟在他後面走走看看！

「慢一點！你這個有發條的人^①。」雅科夫要求道。

柏惠爾停了下來，低聲笑道：

「怎麼啦，熱嗎？」

「是呀，熱得牙齒都在格格響了……可是，真的，你不要老是一個人跑呀。」

①「有發條的人」有精力無窮、好像機器人一樣不知道疲倦的意思。

「難道你受凍了不成？奇怪！你脂肪這麼多，還怕冷……？」

柏惠爾的臉上，露出了對雅科夫夫的嘻笑。

「脂肪——這又不是一件暖熱的羊皮大衣。可是我的褲子從湖裏取出來還沒有乾呢。」

他們在黑暗和樹林的包圍中，並肩站着，——樹林又高又密，而且又是不動的。樹木上空，北方稀落的星斗正閃着寒光。現在大森林裏是這樣的靜，假使你喊叫一聲聲音，或許會沿着松樹和樅樹的樹頂，傳出一千公里遠呢。

柏惠爾忽然把雅科夫夫的手扯了一下，說道：

「聽見嗎？」

附近不知什麼地方，死樹沙沙地響着，越來越近了。孩子們屏着呼吸。近旁的矮樹叢搖了一搖，一匹不大的野獸疾奔到小路上來。

「柏惠爾，狼呀！柏惠爾！」

兩個小朋友跌跌衝衝、氣喘吁吁地，急忙跳過矮樹叢和砍斷的樹樁，可

是，狼已經到跟前了。雅科夫的雙腳上，似乎已感覺到了牠的灼熱的氣息。但是，柏惠爾忽然停下腳步，呵呵笑道：

「站住，雅科夫！這是古薩卡呀！別跑，傻瓜！」

雅科夫沉重地喘息着，提心弔膽地斜眼看着那匹毛茸茸的野獸，古薩卡正在溫和地搖着尾巴。雅科夫現在才認清了這是華西里叔叔的獵狗古薩卡。華西里自己，揹着一管雙筒槍也走來了。他的個子很高，肩膀也很寬。

「啊，你們，真是些勇士呀！」他用低音說道：「害怕什麼呀？」

「華西里叔叔，這是因為雅科夫喊了一聲「狼」的關係呀！」柏惠爾申辯道。

「你自己第一個跑呀。」雅科夫窘惑地反駁說。

「根本不是第一個。」

「不，是第一個！」

「好，你們夠了吧！」華西里生氣地用低音說道。

但是，孩子們知道，他根本沒有生氣。他的聲音，總是這樣的：好像在井裏說話一樣，嗚嗚響着。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了來呀？』

『捉魚去的，華西里叔叔。』

『唔，真有種！不過我到遠處去散步，也打到了一點東西。』

他全身掛滿了野禽，踏着沉重的脚步。和他在一起走，膽子就壯起來了，現在就是有熊跳出來也不怕了。

走到了樹林分界綫上，這地方有一條通到蓋拉西姆村裏去的狹路，現在離村子近了——那邊，在林中的空草地上，已經可以隱約看見一些十字架了。這些十字架是以前豎在這裏的；有的很大，有的比較小一點，它們已經被風雨剝蝕得腐朽了，傾斜了，然而仍舊支撐在那裏。

老頭兒們對於這些十字架，時常會講起一些恐怖的故事。

約在三十年前，蓋拉西姆村還是一個非常小的鄉村，這個地區，常常有行

販往來。他們從葉卡傑林城①乘車來到這裏，上烏拉爾北部去，買賣珠子、伏特加酒和廉價的槍枝，又從獵人手裏用低價買進毛皮。

有一次，蓋拉西姆村的農夫顧魯卡諾夫，埋伏在樹林裏襲擊這些商人。他開動獵槍，打碎了一個行販的腦袋。那行販的胖老婆，慌忙從二輪馬車裏跳了出來，沒命地喊着，撲到樹叢裏去。兇手在林中空地上追上了她，也把她打死了。

顧魯卡諾夫本來是一個富農，從那時起，就更富有了。他到山裏去，造了一所漂亮的大房子，這房子有許多雕刻得很好的窗框。他就這樣創立了自己穩固的基業。起先，從塔夫達來的村警，有點使他驚惶，但是他用搶到的金銀，賄賂了他。那警察只在檔案上記着：『發現無名男女屍首共兩名，兇手不明。』以後，顧魯卡諾夫就在被害人的墓上，豎了兩個木製的十字架，——以爲這樣人家就不會當他是兇手了。

①葉卡傑林城現在已改爲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城了。這城在亞歐兩洲交界的地方。

當華西里和孩子們經過十字架的時候，雅科夫輕輕說道：

「華西里叔叔，這些十字架已經腐爛了，……大概，顧魯卡諾夫快要給裝上新的了。」

獵人咕噥着：

「我要是給他本人豎一個十字架那才好呢！』」

華西里恨透了顧魯卡諾夫，無論在什麼人面前，都不隱瞞他的憎恨。他在顧魯卡諾夫那裏做了好些年長工，用自己的勞動，只換到一點吃的東西。當他請求結賬的時候，主人一算：不是他欠華西里，倒是華西里吃了他的飯欠他的債。不僅華西里一個人是這樣，蓋拉西姆村裏的人，有三分之一，都在顧魯卡諾夫那裏做過長工，有三分之一的人欠過他的債。顧魯卡諾夫確是一個十足狡猾而貪心的人！

① 顧魯卡諾夫是一個富農，華西里替他做過長工，受他剝削很久，他恨透了顧魯卡諾夫，

所以說出這樣的話來，意思是：「我恨不得顧魯卡諾夫死了才好。」

華西里摸出烟袋，在黑暗中熟練地捲着烟草，劃了一根火柴。

「孩子們，」他噴了一大口烟，一邊大聲說道：「依我的想法，最好把這個顧魯卡諾夫也捉起來，送到富農充軍營那裏去，那裏都是他的一夥呀！」

「華西里叔叔，可是爲什麼把他們送到這裏來呢？」

「爲了不阻礙別人，你懂嗎？在烏克蘭和古班，農人有了集體農場已經團結在一起了，可是富農們還進行破壞，所以就把它們送到很遠的北方來。把他們經營的產業都充公給集體農莊了。孩子們，這事情是很對的！」華西里揮着兩隻大手，大聲說道：「富農所以叫做富農①，就是靠別人的雙手才弄到好處的。明白了嗎？拿顧魯卡諾夫來說吧，他就是這樣一個例子。我從一九二四年起，到一九三一年，給他做長工做了七年，還是一年前才算不做了。可是，難道只有我一個人是這樣的嗎？他是靠了長工的血汗才富起來的。既然這些東西都不是他的，那就要還給人民！孩子們，是該這樣吧？」

①俄文中「富農」和「拳頭」都叫做「顧拉克」。這裏是雙關語，沒法表現出來。

「是的，我明白了，該這樣的，華西里叔叔，他有一個富農的姓——顧魯卡諾夫①！可是，華西里叔叔，我們蓋拉西姆村在什麼時候才會有集體農莊呢？」雅科夫問道。

「這件事你得問你的小朋友，」華西里和藹地笑着，又把沉重的手掌放在柏惠爾的肩上。「喂，小主席，你的父親什麼時候才着手搞集體農莊呀？」

柏惠爾沒有回答。村子裏開玩笑叫柏惠爾「小主席」，這是因為他的父親陶洛菲姆是蓋拉西姆村蘇維埃主席的緣故。

「集體農莊——這是一種偉大……力量，」華西里沉着地拖長聲音說道，「孩子們，真的，生活是可以搞好的！……能搞好的！大家都知道，一個人力量雖然夠不到，但是用集體的力量是能夠辦到的。陶洛菲姆為什麼拖拖拉拉，我真說不上來。」

他停了下來，就把閃着火星的煙頭丟在路上，又用一隻靴子，用力踏着。

① 顧魯卡諾夫在俄文中和富農的音相近，所以說有富農的姓。

「陶洛菲姆有許多該做的事，都沒有做。」華西里嘆了口氣，又加一句道：「嗯，沒有……」

「真的，爲什麼沒有做呢？」雅科夫問着，又斜眼看着柏惠爾。

「他以爲是一個村蘇維埃的主席——就什麼都可以趁心如意了，——可是你又問我幹什麼呢？你向那邊問問小主席好了……」

「華西里叔叔，你爲什麼糾纏我呀！」柏惠爾忽然大聲粗暴地說，他的聲音顫動起來。

「柏惠爾，你怎麼啦？」

「不要打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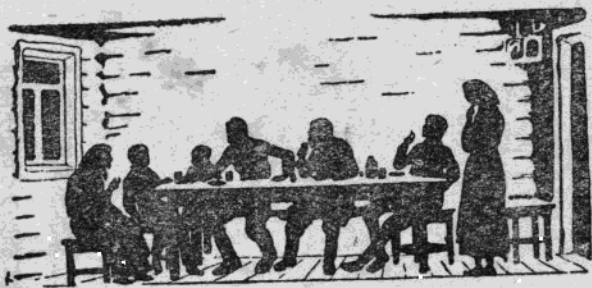
柏惠爾猛然扭過身子，越過叢林，向村子燈火閃爍的地方大踏步走去。華西里停下了脚步，攤開兩隻手來。

「站住，小夥子，你爲什麼生氣呀？」他抱歉地叫道。

柏惠爾頭也不回就走了。雅科夫低聲說道：

「他不喜歡人家這樣叫他的。」

「我是開玩笑的呀，真糟糕！」獵人搖頭道。「這有什麼值得生氣的
呢？」



第二章

父親的糖果

陶洛菲姆全家圍坐在一起吃晚飯，吃飯的人當中有些是客人：有柏惠爾的祖父薛料迦和祖母克錫尼，同他們一起來的是陶洛菲姆的姪兒——十九歲的達尼拉。

小木房子裏又熱又悶，他們打開了朝外的門。好些沼澤裏的蚊蚋，環繞在鐵皮洋油燈的周

圍，飛來飛去，像一個旋轉的灰白圈兒包圍着淡淡的燈光。

熱烘烘的、面色紅潤的陶洛菲姆坐着，鬍子上黏着麵包屑。

祖父薛料迦眨着那對因為飲酒過度已經變得發白而萎靡不振的眼睛。他的年紀已經有七十來歲了，滿頭白髮，臉上有許多皺紋。可是他年紀雖老，身體還很結實，喝醉了酒以後，有時候還能夠跳舞，儘管他的兩腳都是跛的，那也不會使他感到掃興。祖母的情形，那就不能和祖父相比了，她顯得很衰老，鼻子掛在說話不清楚的嘴唇上邊，彷彿壓制着她說話的聲音，頭老縮在肩膀裏，後面是一個大駝背。

在沙皇時代，祖父薛料迦住在維鐵勃斯基州，在那裏當一名獄吏。因為他和上司相處得很好，積了一些錢，以後全家搬到蓋拉西姆村來住，在這烏拉爾空曠的土地上，開始購置了產業。

他的次子陶洛菲姆，不久就結了婚，分家以後，就在父親院子旁邊，自己造了一幢小木房子，另立家業。祖父、祖母和達尼拉——這是已死的長子遺留

下來的孩子——在一起過活。事業進行得很順利，但是祖父還是嫌少，他老是拚命積錢，購置產業。甚至把他的一套打算，教給了孫兒達尼拉。

……柏惠爾走上了臺階，朝開着的門裏望了一望。祖父正晃着腦袋，皺緊眼睛，啞聲唱着：『快樂的日子過去了，我漫步走着，小夥子……』

大家不知在笑些什麼。柏惠爾的弟弟——八歲的費佳，也在煖坑上尖聲哈哈大笑。只有那個五歲的羅蒙，驚奇地瞪着圓滾滾的眼睛望着祖父。

費佳一見站在門檻上的哥哥，就從煖坑上一骨碌溜了下來。

『哥哥來了！啊，看呀，他帶來多少鯽魚呀！』

祖父站了起來：

『啊！捉魚人！到這裏來。好孫子來吧。』

柏惠爾走進去時，眼睛一面瞅着坐着的人，一面對弟弟輕輕地問道：

『父親沒有發脾氣嗎？』

『他很高興，柏惠爾，他還同祖父一起唱歌呢。』